



程孝子振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樸翁歛之東關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旻翁暨繼母黃益盡誠盡敬二弟揮揚及諸婦俱則之罔敢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卽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日幾不及相見矣喜不勝悲病益劇醫者弗藥孝子計無出遂割股爲糜心竊語曰古人曾進此愈疾効之當驗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齒髮更生至沐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禮

也未幾患溺艱於起居孝子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  
離寢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子世祥孝蓋無所不至  
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  
過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  
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  
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於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  
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戾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  
居喪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爲孝誠  
所感因著之以爲勸云

孝子鄭景傳

鄭景字羲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貢  
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通曉偕諸生較藝  
率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  
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  
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其作濡首遊及時不鞭策  
歲月爲我讐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廉聞鑿問賀公  
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  
毀骨立染孱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  
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



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  
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淦  
於教諭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  
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杲不灰  
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寶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  
其父嚴其母尤嚴每交怒寶踧踖求解不得則涕泣  
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  
限外旦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  
乞賜箸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舉引入就爐寶  
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  
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  
善今小失卽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寶跽受教  
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



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  
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柰何罪之友愛益篤  
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從  
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  
至鄉人因致賻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  
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  
塚往逞露骼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鳩  
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窻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  
活當再鳴則跳向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  
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

慾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苟簡  
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  
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  
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  
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學子  
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衛傍遺金顧而不攫子恒  
曰羨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寧者  
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  
自數之曰柰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  
跪拜以爲罰曰柰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



之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  
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  
正德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  
食寶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  
弟子爲義喪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  
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  
脯爲文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  
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邑諸生乞優容  
孝德以敦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曰彰  
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

服飲食盥滌必親夜猶拭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必  
當以衰經歛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方生曰予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篤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瞽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朱文林皆  
以孝稱檀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國  
初以弘文館學士從高皇帝定天下當封辭上

嘉其忠實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

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

大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

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

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

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灰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他日在福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曰鄉達於中朝爲之詩者凡者干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傅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其人旣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士皆對如令言餘而求之蓋忠信博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藩郡稱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今見文獻錄顧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唐孝子儼傳

姚涑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苾嘗知郴州歸老於家  
危疾時儼年十一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  
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  
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舁臚  
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  
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  
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  
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肱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  
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  
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  
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  
年寢苦負上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  
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  
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元  
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  
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  
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  
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  
生云 評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  
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  
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於一敗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灰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柰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灰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灰周公爲之而顧靳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灰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岬有祠州守餘干李侯緝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爲傳云孝子宋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恒義官自明興爲濮人世居孫旺村族大以蕃爲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黔端質簡重不妄言笑不泛交游意樸如也幼充郡弟子貞常服製如深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負文學之望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遒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人



意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直筆六日驅車  
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卽如數償之人  
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悖俗慕古盖清雅人也其弟  
後以之殉葬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  
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擗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舍  
殮祭塋俱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深慟不獲視親之屬  
續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憫惻感悅以  
爲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蘄盜劉六等倡亂  
其黨過廬逡巡不敢近向塚瞻拜而去翔鳩馴兔殆  
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二十六月而禫郡人東山

李公晟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盖一世與人慎  
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  
口爲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  
矣旣歿郡人李司徒瓚爲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  
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史佐太史追  
誄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不朽也義官公三子  
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  
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  
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內以故  
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怠



急於名惟恐去其母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謀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爲告也盖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弟之子法古爲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實之女出詩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間言方孝子在殯自縊歿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爲孝子傳盖傷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憐憫也人之強悍恣睢秦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其親生事塋祭皆如禮而乃不壽以歿而無子又未能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賫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雖然司徒挽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予視孝子通家兄弟也知是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予之不佞也

###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爲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歿願爲廬墓文煥曰廬墓此爲子事也塋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其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唘獎之給米而至其廬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而侍親文煥喪畢命知縣迎之路沈選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養蓋不負文煥所感也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閔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雷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明  
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家風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興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  
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  
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葦扁弗効重杰心皇皇  
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卽眇  
躬奚卹哉乃密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  
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刃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殞  
殮弗愆於禮哀毀隕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靡  
弗咄咄嗟異扶襯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  
野藪聲烏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



良節一時並仕膺顯重杰獨閔處對古聖賢戶外事  
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庇其家重  
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歿廬於墓側  
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  
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詡操養漸充正德己卯  
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  
其淡薄絕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  
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  
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  
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死不亂云大理卿  
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  
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  
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  
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羸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獎督學田汝成  
特寘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  
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  
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  
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  
翼爲兩大人色驩惡用嘔嘔佔俾爲溫清定省問安  
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  
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  
非孝也裊躬斤斤不邇匪彝應試於池州群寓一樓  
盛夏袒裼適有艷婦競趨而下觀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母命析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疆畝二弟所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澇延聘安之授經自食其室災鄉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醞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苦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憇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墓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閭苦敗塊利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嵩言于邑令李公尚默叅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齋則肅往爲營墓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七先生曰知今  
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繼  
此不復談來事矣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  
養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鯽樵荆榛足矣勿  
取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  
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以  
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  
耀於前也優游衡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  
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  
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  
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  
不足以贍炊將孰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  
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  
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  
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  
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



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歿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蔴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

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孝子何倫傳

趙鏗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  
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雞豚陽爲  
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  
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  
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  
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  
墓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

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其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曰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鏜曰予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一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醜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

笑毆爲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盍畱以備吾母晨炊乎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畱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七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楊黼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誼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畱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其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卽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旣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塋塋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旣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旣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  
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  
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  
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覩之則丐子也坐一老  
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  
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  
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  
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  
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  
興里蓋推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



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媼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其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王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聞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儻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証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



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容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入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耻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顏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頴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李椽學梅傳

耿定向

李椽者予里中八也名學梅初為臬司幕椽當世

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椽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椽兄弟凡四人椽為嫡且長餘孽子椽父暱諸孽而疏薄椽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椽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椽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彛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歿椽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廬居乃椽斃斃獨棲莽間暑



雨一盖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  
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  
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盖立溪上望墓踴號曰兒  
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  
耆儒張姓者意椽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  
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  
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喪  
母里人稱其孝椽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  
其賢特令督梟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  
千金乃椽受令卽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賕賄何如  
此囚不以一毫自挽且從家裹糧且餽粥以飼囚之  
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歿椽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  
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椽取后  
察知德由椽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椽色  
弗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椽往歲飭介紹謂  
余余重其行見之椽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隕然一田  
夫也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  
意偶忘其辭椽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椽亦常涉獵  
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於其際久已卿矣乃椽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媵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椽幸受知冲宇矣

丘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牛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蒿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旣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欬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頰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霏霏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



我卽歿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盖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憇於途知生爲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成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卽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之子云生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請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躑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踏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畱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嬖氏室於內聞所畱止者異鄉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故



嬪故黃舊王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  
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  
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  
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傘工  
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  
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輿一婦至縉雲蒼  
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  
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生喜  
甚卽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曰當  
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  
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  
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  
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諭如其言遂往  
王碧川詢之而問左老嫗亦如其言卽生從奴亦以  
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俛俛行委  
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  
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  
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  
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妣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歿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饌怡如也生初居母余喪瘞毀盡哀處兄弟友愛怵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產時衆議量笑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凡氏順辛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絕無他腸惇睦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跡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屢滿其戶弱冠補邑庠弟子負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掾至舍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曰嗟丘生破家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終其身而不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歿之夕家人環聚泣請所囑乃張背昏昏語其子曰婆要緊婆要緊婆即母黃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



子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廝  
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  
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  
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闕開之茫昧殆所謂若啓  
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睽分流離顛沛  
楚戚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卽悍士見之蓋  
未始不鉢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况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恩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  
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  
忘機籍諸生酷貧博童子脩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寢  
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  
孝子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  
室剖左股一縷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  
日孝子創卧父語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  
大號柰何生父故灰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於縣  
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



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槩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川張公遂署桐諭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穀之以風多士孝子毅然繫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明年春正月塋孔城之麥園墩構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八尺許者千良久滅且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孑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葺味鬚髮皆焦形容稿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旣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荆楚沅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甌山張近溪羅惺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啻拱璧耿公督學陪京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畱邸與諸名士俱耿公欲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



廬後金 卷之十一  
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  
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  
曰塋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  
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務  
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恣跋跣而無離憂子四  
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孝子楊騰傳

郡志

楊騰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廬母吳氏墓有水花結  
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  
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鄰里告於縣曰騰心地端醇  
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菽水無違承慈  
顏而効順動罔愆訓志篤惇倫患親目之喪明逐日  
以舌舐而愈驚親病之幾殆籲天以身代而痊輿論  
同歸衆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  
踰禮幾于滅性既塋居廬咸如初喪三年七月地產  
靈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  
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  
冠帶人丁榮其身復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 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別號用吾家丹徒之  
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秦風所謂伊人  
死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污邪田伐荻緯蕭至君父  
東園翁稍遣君就傳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  
恒矯矯若耻以身浮沉問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  
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輒佩  
韋寓警一日有稱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海濱  
君獨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間從而鄉之儒先論  
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唉潘孺子之爲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堯服而操堯行耶非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擿上第取巍科上耀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真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當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聞之重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君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溼溼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舸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肉朽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欲以身從翁徇大江乃兩脛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屢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讐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死無益也所爲君慮者上有垂白之母下有貌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卧苦塊間而予時  
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予不妄復語君具棺以翁生  
時所嘗服御內棺中立營爲表命曰衣冠之墓庶令  
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  
啜粥食蔬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內室豈所謂  
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君爲諸生卽鮮大文  
名于世而雅好予論文往往待予言解頤而予始學  
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爲辨之曰莫邪集者而君之族  
顧不大顯屬予爲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  
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每每爲予解衣分食間亦少資子衍來往來君雖不  
言而予獨不藏之中心乎後庚辰予與江夏丁元父  
黃門兄鼓柁登焦山復聞君母喪而予亟持生芻吊  
母墓下盡哀而別又十年而君竟先物故矣猶具一  
詩及所爲自祭文者皆絕命詞托友人龔一榮身後  
致我讀之益愴然嗟君呼吸易簣之頃何廩廩也而  
尚不忌予故人君固直視生如寄而灰若歸而予豈  
生相憐而灰遂捐者自予所友世之名人若以文章  
見若以功業見彼皆挾世資似可憑藉於不朽若君  
之生平孝友大節負天經地義之懿可貫金石而質



鬼神而反令寂莫將受知于千古之上乎而古人不  
可見將自見於百世爲政乎而誰爲之聲施實予責  
也予安能以予非青雲之士而辭也因破涕立潘君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  
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  
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  
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劔侍  
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办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  
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  
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  
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隣醉歸  
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亦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



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  
首狀赴邑請旌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  
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  
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  
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試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  
矣只欠一歿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歿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  
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  
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  
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

不其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亦懸之繪  
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歿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  
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甘  
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  
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歿檢亦歿也捐生慷慨說難卒  
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  
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之日汪囑之  
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卽歿吾終不惜爾父旣朽之骨  
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浮生有涯命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歿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歿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歿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

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日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歿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

正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

彼私契贓具在可以坐後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歿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况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雷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灰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灰綏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一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情孝子之灰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傳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繫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癱親爲吮舐母病復愈又葬祖綬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僵卧穴中忽然晴霽又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味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堪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嘗痰母繼病癱則吮膿吮血管祖葬裸身溫穴而積雪夜晴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成盡



禮盡思況出村氓尤徵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  
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燾讀書城外朗澄庵  
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  
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  
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  
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卽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  
刀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  
釋手同時避難窺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  
擊可證本生家亡祀絕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藁

莖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  
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歿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  
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  
光沉沒世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負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  
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  
救突入抱父斲以俱出而炎燎煽天棟椽盡覆橫身  
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勇李安目擊其  
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次日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  
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  
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榱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  
燄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  
肢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緇常增重閭里傳  
芳旣經勘實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纂燕史孝有列傳非燕弗錄矣每擊節百世上乃  
寓燕目擊若鄭之垣者黃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  
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宥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  
歸至都父不如意爲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  
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其  
役人下庶朝暮易爲活耳卽入薊修足覓錢佐父需  
至三屯五月五謁景忠山靈爲親壽歲終以所覓歸  
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間  
輒垂涕勸歸父不甘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閭里而日



廣雅後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二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  
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  
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  
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  
不遂憤悻成篤疾囊以求醫罄亦習剔髮糊口而塗  
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顛天有老人卧道左狂呼  
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晷久詰孺子其爲  
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  
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爲治具共旅宿聽談玄卜  
休咎婁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  
自於昊穹曰垣窮旅亡厝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  
爲今特割左肱以誠若而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含  
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適母脇病疽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  
破且差告諸妯娌竒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竒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  
復舉母所囑纏纏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執前言不  
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



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卽當空  
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復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  
也塗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鄰邱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稿  
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其夷虜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  
中竟爲羈以終世不肖雖傭丐寧其父作燕山鬼乎  
柰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敢誓於明神庶幾

人信之遂當空而副作券於塚側荒穢纍纍不可數  
平時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圍趺坐其中念佛爲父  
識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捫腹背血券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口使吾  
饑而歎亡父不終於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詣有薄  
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倚邢謙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謙曰嗟乎吾豈以  
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悉以孝子爲乎  
姑俟之爲爾圖由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爲殯具



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  
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  
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賻道里費旅襯可長返矣且不  
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  
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  
爾執鞭吾復何以贈哉乃授予簡曰孝難矣孝難矣  
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舍諸子稽諸史其傭丐割  
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  
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歛手  
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者何如卽孝子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百  
里外爲難茲往數千與昔所負者何如蓋生盡力  
於米死不鬻身於乎雖嘗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  
矣他日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安知姑書於  
簡萬曆丙戌夏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擇地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可勝塋殮皆如禮廬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允慕云兄死遺一女撫養之不啻如已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券代贖鄰有蔡四者被負而嫁其妻爲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篋竊貲既獲諭之曰若亦逼於饑寒耳予恐被爾以盜名哉亟改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 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勘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豎坊旌表其門



